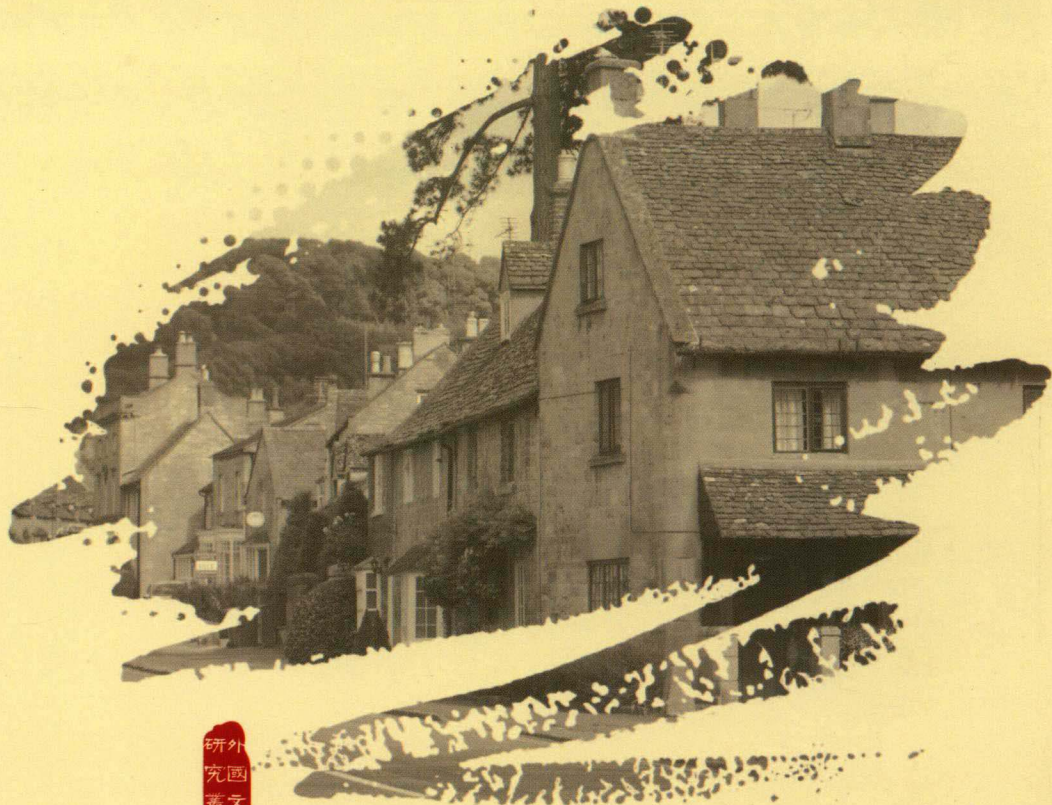




研外
究國
叢文
書學

The Archetypal Narrative and Writing
Ideas of Hardy's Novels

哈代小说的原型叙事 和创作观念研究

马 弦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研外
究國
最文
書學

The Archetypal Narrative and Writing
Ideas of Hardy's Novels

哈代小说的原型叙事 和创作观念研究

马 弦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代小说的原型叙事和创作观念研究/马弦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308-18979-8

I. ①哈… II. ①马… III. ①哈代(Hardy, Thomas 1840—1928)—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031497号

哈代小说的原型叙事和创作观念研究

马 弦 著

责任编辑 诸葛勤
封面设计 周 灵
责任校对 赵 珏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5千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979-8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外国文学与话语传播研究中心” 2017年度课题

◆ 本成果得到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省一流学科——外国语言文学项目”资助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远离尘嚣》与《圣经》原型	14
第一节 芭思希芭的精神追求	15
第二节 伽百列与芭思希芭的精神冲突	19
第三节 人物的精神冲突与作家的思想矛盾	22
第二章 《还乡》中大自然描写的神话象征	28
第一节 荒原的象征	29
第二节 黑夜的象征	32
第三节 暴风雨的象征	35
第四节 植物与动物的象征	38
第三章 《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原型叙事与命运观念	43
第一节 该隐原型与亨查德的悲剧命运	45
第二节 扫罗和大卫原型的创伤性叙事	50
第三节 衰老与新生之间的搏斗与更替	54
第四章 苔丝的《圣经》悲剧形象	61
第一节 “夏娃”式的悲剧人物	62
第二节 人物悲剧与《圣经》原型意象	68

第三节 苔丝形象的《圣经》原型·····	71
第五章 裘德的《圣经》人物原型·····	76
第一节 裘德与参孙·····	78
第二节 裘德与耶稣·····	81
第三节 裘德与约伯·····	85
第六章 《无名的裘德》中的灵与肉·····	90
第一节 灵与肉的搏斗·····	92
第二节 人文精神与基督精神的冲突·····	96
第三节 从小说人物看英国社会和创作主体·····	100
第七章 “唯美主义”观照下的《意中人》·····	104
第一节 《意中人》的唯美主义倾向·····	106
第二节 《意中人》的现代主义小说征兆·····	110
第八章 哈代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	118
第一节 新女性形象的双重性·····	120
第二节 新女性的时代特征及作家的精神冲突·····	126
第九章 哈代小说创作的民谣叙事·····	132
第一节 民谣作为特殊的叙事策略·····	134
第二节 民谣运用于哈代小说中的成因·····	141
第十章 哈代的宗教思想·····	146
第一节 对宗教的信仰·····	147
第二节 对宗教的怀疑和反叛·····	150
第三节 信仰与反叛之间的徘徊·····	155
第十一章 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	162
第一节 进化论与哈代小说创作·····	163

第二节 达尔文主义在哈代创作中的体现·····	167
第三节 功利主义道德的影响·····	173
参考文献·····	177
附录一 宗教、科学和哲学对哈代作品的影响·····	184
附录二 哈代生平及出版年表·····	204
索 引·····	210
后 记·····	212

引 论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是活跃在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晚期的杰出现实主义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造诣非凡的诗人。哈代出生于英国南部地区多塞特郡的一个小村镇。哈代的父亲及其家庭其他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经常举家去教堂做礼拜,老哈代先生还担任了教堂仪式乐团的乐师。这无疑给年幼的哈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哈代对于宗教礼拜式了如指掌,也培养了他的宗教感情,为他日后在作品中描写教区生活和表达宗教主题奠定了基础。哈代的父亲虽然是一名建筑包工头,却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父亲的音乐天赋也遗传给了哈代。哈代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拉小提琴,他经常为家人和乡邻们演奏舞曲。哈代的母亲虽然是一名家庭妇女,却爱好阅读,这同样给哈代在文学上的成长带来了深刻影响。

虽然少年时代的哈代断断续续地也上过几所学校,却未能受到良好的、系统的学校教育;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学业上的进步。哈代很早就在家里自学,阅读了家中所有他能够找到的书籍。16岁时,哈代开始跟随当地一名建筑师学习建筑设计。虽然他的正规学校教育中断了,然而他并没有放弃除建筑外其他科目的学习,他在业余时间还自修了文学、神学以及希腊文。1862年,哈代来到伦敦,成为一名建筑师事务所的职员。他开始从事一些建筑方面的论文写作,同时,继续自学哲学和文学(尤其是诗歌)。这时候,年轻的哈代在伦敦已经接触和感受了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和进步,他学习法语,潜心读书,参观各种艺术画廊和博览会。为了生计,他甚至还学习和创作了一些诗歌。很显然,在伦敦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哈代打开

了眼界，丰富了思想，增长了不少的知识，但是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他由于过度劳累，身体每况愈下，心情也随之抑郁起来。几年后，哈代因为健康状况的原因回到了家乡。同时，为了生计，他终止了诗歌写作，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1868年，哈代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与贵妇》，就此开启了他创作小说的道路。未曾料到的是，在随后的28年时间里，哈代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以大量问世的小说作品不断冲击着当时的社会和人们。这期间，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迎来了他一生中颇为重要的时期——小说创作时期。他先后总共创作了四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和十四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的出版使哈代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小说家。至今为止，哈代仍是拥有最多读者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之一。

然而，哈代的小说创作道路并不平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与贵妇》被认为现实主义的成分过多而被当时著名的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拒绝，于是，他转而创作一些情节复杂、浪漫的小说以吸引读者。从1871年开始，在三年时间里，哈代先后出版了作品《计出无奈》《绿荫下》和《一双湛蓝的眼睛》，但是都反应平平，毁誉参半。1874年，哈代的《远离尘嚣》出版了，令人惊喜的是，这部小说立刻受到了广泛赞誉。1878年，《还乡》出版，这部作品成为哈代最优秀，同时最为著名的小说之一。随后，在从1880年至1883年的这几年时间里，哈代又发表了另外三部小说——《号兵长》、《冷淡女子》（又译为《一个冷淡的女人》或《一个冷漠的女人》等）和《塔中恋人》（又译为《塔上二人》或《塔楼上的两个人》等）。至此，哈代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地位得以确立。

在随后的十年时间里，哈代又创作了他最著名的几部长篇小说，这愈加奠定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提高了他的声望。可以说，这些小说的问世标志着哈代小说创作生涯达到顶峰。它们分别是《卡斯特桥市长》（1886年）、《林地居民》（又译为《森林之恋》）（1887年）、《德伯家的苔丝》（常简称为《苔丝》）（1891年）和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1895年）。其中，《无名的裘德》成为哈代的搁笔之作，至此之后他再没有创作过一部小说。

哈代之所以决计不再写小说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当时，哈代虽然已经是一位知名小说家，但同时他的作品也遭到了非难。评论界指责他的最后几部小说中有不合时宜的情节以及过于大胆、直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德

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苔丝尽管被奸污后怀胎和生育，哈代仍坚持称苔丝为一个纯洁的女人，但大部分评论还是批评该小说“不道德、低沉、消极”，无法认同。而《无名的裘德》中男女主人公各自离开自己的原配并同居生子的情节，在当时思想和观念尚处于保守、僵化和落后的英国社会更是无法被认可和接受的。这些小说的陆续发表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哈代因此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责难和攻击。哈代的夫人爱玛也不能理解他的小说，与哈代产生了思想和观念上的矛盾与分歧，最终导致两人感情不和并长期分居。社会的各种反对声音以及与夫人爱玛的关系恶化，使得哈代在痛苦中决定放弃小说创作，转而回到他中断了多年的诗歌创作当中。

其实，哈代一生的创作生涯是以诗歌开始，又是以诗歌结束的，始终与诗歌结有不解之缘。尽管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哈代仍然是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而著称于世的，社会对于他的小说创作也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和认可。哈代的小说作品数量颇丰，风格各异，哈代本人将他自己的这些小说大致分为三大系列：“性格与环境”的小说、“罗曼史与幻想”的小说和“精于结构”的小说。其中，以“性格与环境”系列小说最为重要，也最为著名。属于“性格与环境”系列的长篇小说有：《绿荫下》《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林地居民》《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评论界一般认为，这些小说是哈代在思想和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是哈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其中，又以两部悲剧故事《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最为出色。

“性格与环境”系列小说大多以原型为哈代家乡多塞特郡“威塞克斯”（Wessex）的广大乡村为背景，而多塞特郡位于“威塞克斯”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些小说主要描写资本主义发展在英国农村和城镇的社会、经济、道德、人伦、风俗等方面所引起的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反映了现存社会道德观念和法律制度与这一变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处于这一冲突、变化间的威塞克斯乡民的惶惑和抗争。至于“威塞克斯”这个名字的由来，哈代在《远离尘嚣》的再版前言里这样写道：“我首次大胆地从英国早期历史书中借用了‘威塞克斯’这个词，并赋予它臆想的意义，使它俨然就是那个早已成为历史的王国里那一地区当时的名称。我推出的一系列小说大多是被称为‘乡土小说’一类的，它们似乎需要一个地域名称来统一其风

貌。”^①或许，这就是哈代如此命名的初衷吧。

“性格与环境”系列小说基本是通过描述男女主人公一生的奋斗、追求、幻灭，反映人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剧烈冲突，因而富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哲理。在哈代的这一类作品中，两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变幻莫测、无从把握的命运和作为人的本能与感情之表现的爱情。

“罗曼史与幻想”系列小说大致包括《一双湛蓝的眼睛》《司号长》《塔中恋人》《意中人》，这一类小说侧重描绘以浪漫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人生图景。“精于结构”的小说有《计出无奈》《埃塞贝姐的婚事》《冷淡女子》等。在这类作品中，哈代着意进行了小说结构和写作技巧方面的实验，从中可以看出哈代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所做的多方面探索和尝试，以及他与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联系。这两类作品的思想主题往往也与“性格与环境”系列小说相通，但是更加富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或特征。它们的影响力虽然比不上“性格与环境”系列小说，但同样是哈代小说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哈代小说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哈代还写短篇小说，出版过很多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威塞克斯故事集》（1888年）、《一群贵妇人》（1891年）、《生活轻嘲集》（1894年）、《一个变了的男人》（1913年）、《晚餐及其他故事》（1913年）等等。这些中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有着十分相似的主题思想和相近的内容情节，即主要以威塞克斯广大农村地区为故事背景，以英格兰南部农村生活为题材。哈代的中短篇小说，或嘲讽世事人生，或探索心理活动，或记述浪漫传奇。其中如《三怪客》等，已跻身世界中短篇小说佳作之林。

哈代是跨越两个世纪的杰出小说家和诗人，他的小说风格多变，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毋庸置疑，他创作的小说丰富和发展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在停止写小说之后，哈代笔耕不辍，他在晚年又回到诗歌创作中，并同样取得了瞩目的成就。1898年至1928年间，哈代总共出版了八部诗集（近千首短诗），诗集包括《威塞克斯诗集》《今昔之歌》《时光的笑柄》

^① 哈代. 远离尘嚣[M]. 张冲,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作者序言.

《环境的讽刺》《幻觉的瞬间》《中晚期抒情诗》《人性面面观》和《晚岁之歌》，这些诗歌的样式各异，内容丰富，其中包括感怀诗、哲理诗、爱情诗、咏物诗、讽刺诗、战争诗、悼亡诗等等。除此之外，哈代还创作了两部重要诗剧——《列王》和《康沃尔王后的著名悲剧》，他的诗歌同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英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哈代从事小说创作的时期，正值英国维多利亚王朝后期，是一个变化与危机共存的特殊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1837—1901）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也是大英帝国科技文化的全盛时期。之后，英国开始走下坡路，进入了一个时代转折期。当时，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开始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应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的这些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英国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声称在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仅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因此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的一个缩影。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料想到这些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由于国家没有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问题。此时，现代社会所属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就已经露出苗头，初步显现了出来。英国新兴资本主义正经历着新、旧时代的变革和转折，英国社会结构也正经历着一系列巨大的变迁，统治人们头脑的宗教此刻受到了质疑，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各种新科学、新思想的涌现带来了新的启蒙，使得当时人们开始质疑和反对传统的陈规礼法和道德规范，却又找不到一个新的道德准则来引导思想和行为，因而感到

与社会和时代格格不入，于是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内心充满了孤独、恐惧和彷徨。

哈代在小说里所表达的创作观念正是反映了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矛盾以及普通人的困惑和焦虑，他的小说深入、细微地描绘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和都市文明带给古老、传统的贵族土地制度的震动、冲击和威胁。哈代自年轻时代起就对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学习，后来，他又深受叔本华哲学悲剧意识的影响，同时他也认同近代哲学和科学的怀疑派论调，导致了他悲观、宿命的创作风格和笔调。这一切又导致了哈代在小说中大胆地向维多利亚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发起反抗和挑战。

由于哈代的小说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世纪后期，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对位于英格兰西南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多塞特郡为原型的“威塞克斯”乡村景色的细致描写，以及对当时的英国乡村生活的详尽描绘和叙述，因此评论家们大多认为，哈代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传统的英国小说史也都无一例外，将哈代的作品归为19世纪传统小说之列。然而，从哈代的许多小说创作和他的创作观念来看，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他的很多作品，尤其是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大胆地表达了哈代对于诸多现代主题的思考，就如同作者在作品中借女主人公苏之口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思想提前了五十年”。也正是因为哈代在小说里表达了具有超越常规和传统惯例的创作方式和创作观念，他的某些小说如《无名的裘德》在出版之初便遭到来自评论界和读者几乎一致的攻击与谴责。

基督教在哈代一生的生活和创作中都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的发表，成为人们打破传统思想和信仰的理论基础。哈代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他众多的小说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基督教僵化教义和教条的质疑与反叛，引起了当时社会的热烈反响。比如他的“性格与环境”系列小说中的几部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等等，都牵涉到了对基督教传统思想的怀疑、反思和批判。毋庸置疑，哈代的小说创作观念从总体上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的焦灼感，一种对现代性矛盾和现状的苦苦追问与思考。

本专著首先对哈代的几部重要小说——《远离尘嚣》《还乡》《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进行细读和研讨，分析和讨论哈代在小说创作中对《圣经》原型以及古希腊神话原型的借鉴和运用，并在哈代原型艺术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哈代在小说创作中的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分别对哈代的宗教思想以及在他小说创作中的体现、哈代小说创作中的新女性形象、哈代《意中人》中的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哈代小说中的民谣主题及艺术，以及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等专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本专著主要通过考察哈代在其小说创作中如何运用《圣经》神话原型以及古希腊神话原型来表现和衬托主题与思想，为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欣赏和解读哈代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众所周知，基督教《圣经》作为一部体现了古代先民普遍性心理长期积淀的西方典籍，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哈代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意象、语言等，无不与基督教《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在谈及《圣经》对文学的影响时认为：“《圣经》是这么一本书，它对英国文学的发展——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作家直至今天我们年轻的诗人——一直在施加影响。”^① 弗莱将《圣经》称为“伟大的代码”。此处，他所提到的“代码”，其实指的就是那些运用于文学艺术创作当中的神话原型。

哈代在小说中对于《圣经》原型的借用绝非简单、无心而为，或者是信手拈来，而是蕴藏着作者特殊的用意和深刻的含义。他对于《圣经》典故的借用不是简单的重复、模仿，而是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基础上的借鉴、发展和再创造。哈代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或直接借用《圣经》神话人物原型的名字来命名小说中的人物，给原型形象注入新的内容，并增添无限的张力；或将《圣经》作为创作的源泉，小说的整体构思与《圣经》中的人物、情节、背景、意象和语言等诸多方面刻意联系起来，进行平行、对应的叙述，从而更加有效地突出和深化小说主题意蕴；或运用《圣经》原型对小说主人公形象进行有效烘托和刻画；或借助《圣经》原型与古希腊神话原型具有的隐喻性进行叙事，使得读者在这种经典模式的暗示下在

^① 弗莱.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 赫振益，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

大脑里形成具体意象，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学作品所传递的深层思想；或借助《圣经》典故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象征性意象，不仅对大自然环境的描绘起到了背景铺垫的作用，还有效地加深了作品中象征主题的内涵，使得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方面增加了广度与深度。可以说，哈代在其长篇小说创作中对于《圣经》原型艺术的运用灵活自如、得心应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于古希腊神话原型，哈代在小说创作时也有多处运用，它们不时地与小说中的《圣经》原型重叠或呼应，与《圣经》原型在作品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在《还乡》对大自然的描写中，古希腊神话原型与《圣经》神话原型常常分别在小说中交叉出现，互为映衬，为小说背景的渲染和小说主题的加深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作用。

哈代的“性格与环境”系列小说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描述男女主人公一生的奋斗、追求、幻灭，反映人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因而富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哲理。由于这一类作品所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状况的重大普遍性问题，与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载体——“原型”具有共通之处，因此，哈代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在小说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本人的地域和时代局限，频繁、巧妙、创造性地运用原型进行叙事，从而激荡出人类原始世界的声音，使作品具有不期而然的象征意义。

虽然哈代在小说创作中一贯擅长运用《圣经》原型进行叙事，但其创作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微妙的转换。在早期的《远离尘嚣》和《还乡》中，哈代或直接挪用《圣经》原型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他小说中的人物，给原型形象注入新的内容和意义；或借助《圣经》原型的象征性意象，对大自然环境的描绘起到背景铺垫和气氛烘托的作用。而在中期的《卡斯特桥市长》等作品中，哈代则将《圣经》作为创作源泉，小说的整体构思与《圣经》里的人物、情节、背景和语言等诸多方面联系起来进行平行、对应叙事，从而有效地深化小说的主题意蕴；在后期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哈代的叙事的手法更加娴熟，将原型所携带和隐含的原始意象渗透、浸淫到小说的人物、情节和场景中，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领会和吸收作品蕴含和传递的主旨意趣。大致上说，他对于原型的借鉴，经历了从直接到间接、从具体到隐晦、从单向度到多维度

的发展和演变，这标志着哈代小说创作及其创作观念的逐渐发展和成熟。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哈代的原型叙事呈阶段性演变，但不能将它们截然割裂开来，因为它们是不交叉和重叠的渐进过程。

本书并不止步于对哈代小说原型艺术的探讨，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延伸阅读和拓展研究，针对哈代小说创作及其创作观念进行多维视角的审视和多向度的辐射。主要进行了五个方面的专题探讨：1. 哈代的宗教思想以及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2. 哈代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3. 哈代小说中的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特征；4. 哈代小说中的民谣叙事艺术；5. 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具体阐述如下。

一、关于作家哈代的宗教思想，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事实上，基督教思想在哈代一生的生活和创作中都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对于基督教的质疑以及在态度上的转变也引起了当时社会的热烈反响。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哈代一生对于基督教的感情和态度始终处于一个复杂、矛盾和变化的过程，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怀疑、反叛与反思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

笔者认为，哈代一生中对于宗教的态度和看法，始终处于一个复杂、矛盾和变化的过程，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哈代全身心地投身于宗教，他在年轻时甚至还打算将来从事神职工作。在第二阶段，由于观察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和诸多不合理因素，哈代的宗教信仰受到了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和撼动，他开始怀疑基督教的真实性以及上帝的存在。第三个阶段，哈代彻底否定了人格化上帝的存在，但与此同时，他又无法弃绝宗教信仰，他变得无所适从，内心痛苦，于是极力寻找上帝的替身，这表现为他在信仰与反叛之间的徘徊。

本书从宗教思想的角度切入，重读哈代的代表作之一《无名的裘德》。通过对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婚姻与爱情纠葛的分析讨论，发现小说的主题之一是围绕着自由解放的人文精神与传统保守的基督精神之间的二元对立与冲突而展开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种种对比和冲突，从某个方面看，乃是人文精神与基督精神之间的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既显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的反映，又是作家自身人文精神与基督精神的二元对立的外化。

二、哈代在自己的一系列小说当中，塑造了一组背离传统价值取向和

世俗道德标准的新女性形象。哈代笔下的新女性们向往自由生活，追求人格独立，反对传统观念和习俗，具有叛逆精神，显示出了种种与其他小说中传统女性形象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哈代在表现和刻画这些女性形象时，力求向读者展现真实、饱满的女性形象及她们的真实生活体验，在创作中尽力摆脱传统小说的束缚，拒绝将女性形象纳入或“天使”或“魔鬼”的二元对立模式，极力表现出她们丰富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思想见解。但是，哈代小说中的新女性仍然没有彻底脱离旧女性身上忍让、屈从、牺牲的本质，她们最终仍然难以彻底地摆脱长期以来社会对妇女的传统规范和道德束缚。

作为一位生长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作家，哈代本人对待女性在思想和观念上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男权社会文化和男性身份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打上了双重烙印，自然而然地从他的创作观念中流露和反映了出来。本书通过从社会、历史、政治、法律、宗教、道德习俗等各方面，对小说中这些新女性形象的双重个性进行分析、讨论，来说明新女性形象之所以呈现出如此鲜明、反复无常，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双重个性，是19世纪以来英国和整个西方社会人们在精神与思想上所经历的种种动荡和危机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作家哈代本人精神冲突的体现。

三、民间歌谣是展现民俗风情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学理论家赫尔德在他的著作《民歌中各族人民的聲音》的序言里，就高度评价了民歌作为艺术的伟大作用。民谣的使用，是哈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一种浓缩。西方民谣与中国民谣各有侧重，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民谣》中所述，我国民谣是“且歌且谣”，属于抒情文学，而英国的民谣（ballad）则多是叙事文体，从浪漫主义代表之一的罗伯特·骚塞开始，英国及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民谣复兴，大量关于罗宾汉等的经典叙述文体被挖掘了出来。

本书通过对哈代“性格与环境”系列小说中的五部代表作即《远离尘嚣》《德伯家的苔丝》《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和《林地居民》进行深入探讨,发现哈代在叙述中巧妙地安插了许多英国传统民谣。他对这些英国传统民谣做了精密的安排和运用,因而对这几部小说在主题内容、情节结构、人物性格、环境背景、文体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民谣在作品中被穿插运用,不仅增添了色彩、烘